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2337B

上海
图书馆
藏书

鐵血工作的第三週

二月十二日英美法公使重提調停

一九二、少數難民出火坑 「上海訊：英總領事白利南因法神父請求停戰，救出難民，已商准雙方，今日清晨八時起休戰四小時，教士法人月克拿，偕萬國商團團員十二人，用卡車四輛同法捕四人，法女教士等共二十六人，至北四川路上海大戲院會合，前往虬江路進至火線，營救難民……難民出險者共約五千

人尚有不甘，均被日便衣隊搜查，

聞北將我收容所轟擊……自晨至午，

故吳鐵城市長商請英美領事向日

領事延長休戰期至午後七時，

局斷然拒絕……」我難區同胞之

兀運一至於此；良用痛心者矣！

一九三、強敵國內顧慮多 滬案

以來，我國果有不安之象，而彼么

麼小醜之日本國民，亦有倒懸

也。據云：日陸軍先頭部隊，已於八

日來滬，後頭部隊，仍遲遲

因來滬日軍，最高指揮權，現尙未

能確定，而海陸兩軍之意見，亦不能合，惟聞至低限度，在十四日以前

，有一萬七千名日軍來滬云，又據大阪朝日新聞云：滬案漸烈，結果於

日本對外經濟關係，亦將有惡潮波及，高橋藏相頗憂及此，而對滬案之

外交措置頻唱道自重之論；於日前閣議席上，才說採取慎重之態度，俾

免後日事件擴大，暨求善處之策，犬養首相亦諒承其意，又有所謂大阪

商工會議所對華調查委員會討論對華貿易所受損失之應付，有主張不惜

犧牲而到底強硬者；而溫和者似占多數，結果即以對東省急速組織新政

府，力謀日人之利益，條呈政府矣；綜此數端，則日本國內對我態度不一，可以洞察。

一九四、各國舉止與態度 據云：自英美法公使抵滬後，除原有之調查滬事責任外，將以私人資格進行調解，首先制止日陸軍參加作戰。以免擴大……日方提出無理要求三條：（一）中國軍隊撤離租界外相當距離，（二）日軍得保留對中國如有背約行爲日軍得取自由行動，（三）在上海四週廿英里內設中立區，而我方對此矢不承認。而葡萄牙政府在滬戰發生，即令巡洋艦阿狄里司多號，陸戰隊開來上海，今日午後四時四十分，開進浦江，又美驅逐艦二號與英炮艦白立奇華德號於午刻十二時進口；又印度東藍開廈去，奉令開往上海，定十三日首途云，至各國報章之論調，亦堪注意，及各會社對滿州事件時有集會及

決議案，對於日本之違反國際明守、信、持、義，均表同情，一致贊美。

公約，均表不滿，而對於中國之此案發生以來，已有三千餘團不直

日本，俄報云：莫斯科民衆方

極感關切而官方仍舊潛默，而官方

報紙亦無一毫表示也，德國

本勢力在中國發展，或使德國利益

受其損害，據柏林電云：「日本市場以法比兩國供給之機器工具爲主，

而德國實業則或直接或假手英美兩國之出口商，在中國方面，銷場極廣，如此則日本在遠東商業勢力範圍，若繼續擴大，則其結果德英美三國出口商業，定受打擊，而蒙其利者，將爲法比兩國之出口商云云。」

一日內瓦電：上海領事調查團，二次報告書（自一月廿九日至二月五日之經過）已於今日送達國聯，內容未敢斷定何國先破壞休戰協定。」

一九五、各路戰爭皆報捷 自經法教士發動由英領事之贊助商准停戰，

而熟料彼么魔小醜竟不顧信義置公理於度外，竟乘休戰之時而來攻擊，據訊：於今晨八時有便衣隊約二百名，齊裝中國難民樣式，身懷軍火，分乘卡車七輛，混入災民隊中，暗暗向我軍防地殺奔而來，幸我軍早有防備，立即迎頭痛擊倭兵即不支而退，事後日領事反向美領提抗議，指爲中國軍隊不顧信義，而出此襲擊，當不值識者一笑也，「上海訊：晨間六時許在吳淞西北之韓家橋（季家橋之西）突有倭兵五百餘名，潛行渡河，當被我軍覺察，迎頭痛擊，激戰許久，被我斃二百餘人，得逃者無幾。」

一九六、日方之軍事行動 日陸軍一師團，來滬加入前方作戰，由商輪軍艦四十餘隻裝來，前日二千餘名，至今日下午二時四十分，又有大運輸艦一艘，日兵艦一艘，來三千餘名，當在黃浦及匯山兩

碼頭上陸，又有大批軍火及槍砲

及用給養等等，由日郵社之上海丸

長崎丸兩輪裝運來滬，昨日上午

下午二時又到上海卸去軍火，即在

匯山碼頭運死亡之日兵千餘人。

一九七、國府拒絕日無理要

求領袖與中央黨部今日集議，非正式

討論日本所提出中國在主要口岸不得駐兵之提議，與會者一致反對此議，決議命外交部長拒絕，並痛駁日發言人之議論，又決議仍採堅決態度對日，尤以滬案爲烈，已將此項決議電達南京外交部。

一九八、「上海訊：下午六時許，楊樹浦日艦，砲擊江灣，三彈中勞動大學之社會科學院及該校之會計課。」

一九九、東北義勇軍最後呼籲 「北平電：關外義勇軍聞滬戰大勝，益鼓舞，民衆加入愈多，已由十九路增至二十二路，人數近萬，近各路領

袖，馮亞超、項忠義、方向學、耿繼周、孫國儒、潘士賢、袁佐康、國強、蔣瑞運、于德霖、吳朝綱、馮榮廷、蔣云抒、殷開三、邢景春、賈秉彝、祖耀時、李芳廷、張景奎、徐文海、金子明、趙殿良、齊獻廷、通電：懇請政府立即對日開戰，並接濟該軍，勿坐視關外忠勇健兒，又爲最後之慘滅而貽天下笑也。

二月十三日顏代表將申請國聯召開特別大會

二〇〇、激戰十餘時日軍全沒 本社息：「蘊藻浜方面日軍，今晨六時許，天陰，日又施放烟幕彈，
兵架浮橋各畢過渡，約千五百餘，

同時即在永安紗廠門口，築成

重兵四出包圍

，更分兵一支在季家橋斷其後路，
至下午八時許，敵軍力盡，只

皆被迫還
小中，死

者已數百人，至九時四十分，敵

二〇一、我軍黑夜襲營又大勝

乘敵疲乏

之際，在蘊藻浜黃浦江口，向敵

猛烈襲擊，

敵斃於機關鎗下者五百餘人。

二〇二、敵喬裝難民襲我反被覆滅

「上海電：寶山門外，今晨五時許

，發現日軍喬裝難民，三百餘名，向我襲擊，肉搏前進，凶頑異常，我軍乃分兩翼包抄，用機關鎗圍射，約一小時許，脫逃者僅七八名。」

二〇三、飛雷初試雄威

「上海訊：我軍以日機肆意破壞後方，毫無警

懼，特於今晨九時許，日機方環飛我軍防線時，以飛雷發擊之，是時飛雷巨響，遐邇咸聞，日機一架，應聲炸裂，墮於太陽廟大統路附近云。

「又」今晨在新拉坂橋北面蒙古路左近，被我軍擊落日機一架。」

二〇四、馮大學生軍軍容壯穆 「上海訊：馮庸大學義勇軍今日來滬，抵站時適雨雪交加，該軍精神奮發，令人對之激起愛國血心不少，全軍因未領得槍械，故均執紅纓，背朴刀一柄，雄糾糾如古戰士，……馮庸……云，本軍此次南來……個個抱必死之心……即無槍械，亦必以長槍朴刀與日寇肉搏，相見疆場，聞日軍……最懼我國之大刀隊，故本軍即領得槍械後，亦必一試身手，以殲醜虜云，並悉該軍有女同志十六名，裝束與男軍士等。」

二〇五、我方之準備 据東京 戊粵方飛機六架已抵滬，又息：太原革縣等兵工廠已開工趕造軍火。

二〇六醜虜惡念未除絡繹增援

「來滬。」

又「上海息，日郵社之各大船，」

「送船，」

今日有一百噸之巨輪來滬，滿裝

自念六隊

及十九隊魚雷艦三艘午時過吳淞

陸山碼頭上

陸，當即分乘卡車運往吳淞蘊

一萬餘名，并

有軍馬數百頭，而通信隊中軍用白鴿卅餘籠，并另有卡車一輛，載有大炮十四尊，小鋼炮八尊，子彈炸彈共百餘箱，一併運往該地。」

二〇七、日提苛刻條件頑橫到底 「徐州電：汪精衛談，此次南下，余將在京籌劃一切外交，極抱樂觀，因英美法各國所提條件，我國完全接受，各國公使爲避免戰事擴大，十一日已赴滬調停戰事……」又据外交界息：「英美法三使抵滬後，業經二度與日使開始會談……日雖表示有停戰之意，然所提條件，刻毒忌常，三使頗感棘手，故尙在嚴守祕密中

二〇八、我方將請國聯召開特別大會 「日內瓦電……聞今日（十二）理事會舉行祕密會議時，關於召集議會特別大會計劃，因英代表西門等若干代表竭力反對，由理依據中國所請自動召集，故決定於星期一（十五）再開公開會議討論……」又據巴黎電稱：「巴黎各報，對中國要求召集國聯議會，皆不作好評……斐加羅報謂：中國在國聯會議所得，不致多於國聯行政會，雖能將其主義，大事宣傳，然因此僅將益顯國聯之疲弱耳。」可知世界人士，對我專想倚賴或利用他人之妄想，已深厭惡，而我當局猶方緊緊執持以爲正當良佳之外交手腕也！十二日汪精衛在南京演說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有謂：「……此次中國……過於畏葸，固爲不可，圖作壯語，尤爲不可，隨知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下着着後人，固不待言；卽組織上，亦極幼稚不完備，吾人認清此點，卽須從舉國一致

着手……至於外交方面，中國此次有十分理由，可要求國聯華盛頓九國公約凱洛格非戰公約簽字各國，干涉日本……決不可放棄，切勿以爲外交無用，而決然置之不顧……」，然觀各國調解視線，多集上海不及東省，卽可知彼所謂調解之內函意味矣，然則吾利用之以爲對日緩衝，一方卽出兵乘機收復東省可耳，充當局之意，則必俟若干年後，我強日衰，方可以言對抗之途耶？嗚呼！

二〇九、沈光漢師長談此次戰事的意義 「上海訊：十三日沈師長語記者云……日本此次侵略我國領土，中日所蒙之利害，和因此所產生的局面，實不難預判：一、日軍閥之家兵黷武，必至民衆財盡，激成內亂……二、堅固我國人，永與日不合作之決心……三、……失去世界全情。同時我國因此必有下列三點之利益：一、促成我國人和衷共濟，急迫

地一致團結。二、提示我同胞奮鬥之共全目標……三、增加國人民族精神……故我對此次暴日之侵略，非常樂觀，並且感謝牠給與我們二十年來所追求不得的一切利益……我們只看日本東京帝國與慶應兩大學教授學生和市民示威運動的口號：「反對日帝國主義進攻支那」，以及神戸工人士兵，大阪海員的罷工口號「不到支那去」，「不打中國兄弟」……可充分證明日軍閥的托身後台，也並不靠得住……希望日本在軍閥壓迫之下的清醒民衆，和日帝國主義的鉄蹄下被蹂躪的弱小民族，加緊擴大其正義有效的表示，和我們來共全負責實現東亞永久和平！」

二一〇、張學良無異以國民汗血還戮國民 「上海訊，當喬裝日軍進攻楊行時，流彈有墜於沙袋與河泥堆等處，並未爆炸……該處鄉民……前往拾檢彈壳……炸斃三男一女……事後經人察得死者拾得之彈壳，上鑄

瀋陽兵工廠造，其年份計有：民國三年，七年，十三年，十四年等四種字樣云。」

二一一、區區小工節義可風 「上海訊：三井棧……連日日運大批軍火來滬，由工頭張嘉惠，（据云張妻日人，久爲日奴，）預雇小工三十餘人，擬用小火輪駁運至匯山碼頭，起初各工人不知内幕，故欣然前往，及見大木箱笨重無比，定係軍火，各工人均表示不願，雖由張某允先發酒資一元，卸竣每人再給工資十元，各工人仍堅執不願，且有高呼，『餓死亦不願幹者』，正在爭論之際，旋有便衣隊到來，將工人攢毆，內有數人拘去，餘均逃散云。」

二月十四日日又大敗我軍奪得江灣跑馬場

二一二、敵偷渡蘊藻浜失敗 「上海訊：今晨一時許，敵軍復派大隊至

曹家橋用重炮煙幕彈掩護再行偷渡蘓藻浜，我軍當即渡河，聯合在紀家橋東唐家橋方面之我軍，向敵挺進，雙方激戰至三時許，敵不支向後潰退我將南泗塘河以西之原有戰地恢復，敵死傷狼籍。」又訊「今晨中日激戰甚烈，北四川路日本小學內日海軍第一司令部中彈，死傷未詳，日軍第二司令部及江灣路日司令部中彈，死日參謀小右等數人。」

二一三、我軍陣線有新發展 「上海電：我軍于今晨七時向萬國體育會江灣跑馬場進攻，敵初猶頑強抵抗，戰約一小時後，我軍改換戰勢，分路向敵前中後三部猛攻，至十時三十分左右敵軍已傷亡過半，退出佔據地，我軍即進據跑馬場，此役日軍傷亡百餘人，我軍獲戰利品計野炮八尊、機關槍步槍及輜重品無算，并搜獲敵軍重要文件數包……」

二一四、奪獲倭皇賜旗 「上海電：日第七師旅十四晨……中我伏軍……」

……少數奪圍逃去我方……獲大炮機槍步槍等甚多，并獲日皇賜與敵第七師旅長「克復中華」旗一面，十九軍……定十五晨加派專車送國民政府……」

二一五、「杭州電：浙空防司令孫立人就職，對空防已有嚴密佈」

二一六、中委孫科陳友仁等電請政府抗日到底，略謂：「溯自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誤於不抵抗之謬論，使日寇垂手而得東三省，而軍事當局亦懼於日兵聲威，輒謂傾全國之兵，不足抗日，三日可以亡國，同人以為此種心理，不特與總理遺教完全違悖，充其弊，實足以亡黨亡國而有餘……國家興衰，繫於人心振庸戰鬥之事，兩方物質力量固所必衡，而士氣民心所關絕巨……公等當猶憶，昔年北伐，與北洋軍力較，相去何嘗不遠，然以我革命主義，足以深入人心……勢利終乃屬我……前

經同人公決，請政府當局（一）……宣示國人全力禦侮（二）……固守上海……（三）即令北方各軍乘機……收復失地，（四）……非日軍全撤退，不即交涉，上海問題，當與東三省問題同時解決……」

二二七、美軍官觀察我軍 「紐約電：美國卸任軍官，白德勒陸軍少將，今日語人云：日軍在天空轟擊閘北，鑄一大錯，因非必要之着也，又謂中日軍隊之如此善戰，渠並不謂異，因若輩不論在何種領袖之下，天然爲善戰之士，苟能有相當組織，可能與無論何種軍隊作戰云。」

二二八、日又到援軍 「上涉訊：據調查，日第九師團之炮兵團化學兵營，兵士均衣白色衣褲，帶面具……晚十時在大阪碼頭登陸，并攜有瓦斯二十餘箱。」

二二九、在滬之外軍 「字林西報云，駐滬之外國海陸軍，除日外，連

十五日將抵滬之法軍計之，共有一萬二千一百名……其中：英國三千四百名，美國海陸戰隊二千名，陸軍一千一百名，意國二百名，法國三千名……又日所佔租界之地，爲蘇州河北自北四川路起至江濱止……」又天津電：「駐津法兵第二次派遣百四十名搭兵艦赴滬保僑。」

二二〇、鄉老夫婦持酒勞軍 「上海電：前晚敵軍偷渡蘊藻浜，被我勇猛軍士，全部解決後……記者特於今日前往調查一切，車行一小時抵某地，該地除我防軍外，并駐有上海市民義勇軍，及華僑義勇軍數百人；紅十字會正由戰地上用大卡車，運救傷兵；道旁滿列三八式槍千餘枝，蓋自敵方奪獲之戰利品也。途經某寺，上海市民義勇軍正在操演，未幾又遇華軍義勇隊長陳瑞蕓，對記者謂，該軍均自海外歸來，該隊隊員均具有特種技術，如駕駛汽車管理電信，修理機器等，對於軍事上將有不

少貢獻，時記者，急欲往前線汽車已不能通，蒙派隊員四人，攜槍照料……行二十餘里……遇我軍團長廖紀榮及團副田子玉談及前晚我軍解決日軍偷渡之全部，但我軍不願進佔，以便待其再來，談至此有鄉老夫婦二人，持酒二瓶乾點數包來贈團長，謂：『昨晚辛苦了，今特奉送少許，聊以慶祝。』團長固却，時適團中開晚膳老夫婦乃親爲開瓶，斟於林中，團長乃邀余等同膳，膳後卽由原道而回……」

二二一、日人殘酷之一斑 據上海某拉車者，月擊日人慘殺我同胞，特投函納稅華人會請轉達工部局交涉營救，略謂：「……僕於本月七日在楊樹浦地方拉黃包車，日人叫我拉到武昌路三元宮，拉到後有一日本女人，叫我拉到匯山碼頭，方得出險；三元宮內，見有日人三十名，押有我女同胞約三四百名……身上僅存小衣……最慘酷者爲多數女子，均被

割去乳頭，滿身刀傷，啼號之慘，不忍聞也……」

二月十五日美宣稱否認日在中國武力所得地

一二三二、擊落二日機 「上海電：今日下午，日機八架，飛往吳淞閘北真茹等處投彈，被我軍……在彭浦鎮擊落一架，真茹亦擊落一架。」

一二三三、楊行劃爲戰區 本社息：「楊行離吳淞約十餘里，自日攻吳淞後，因江灣閘北均有日軍蹤跡，自滬至淞，多抄後路，假道大場劉行楊巷，而最近因形勢緊張，楊行亦劃爲戰區。」

一二三四、「援滬軍四十七師，及西北大刀隊已抵京」京電

一二三五、粵飛機抵南昌 「南昌電：丁紀徐率飛機七架抵南昌各界在體育場熱烈歡迎。」

一二三六、韓復榘奉令佈防海州 「北平電：日本對海州……有調數師團

兵力，在該方活動說，我方……已令韓復榘積極佈置海州一帶防務，所有津浦線駐軍，均歸韓節制，王均劉鎮華馬鴻逵等兵力在二十萬以上。

二二七、「豫綏靖署，成立軍糧處，俞飛鵬任處長，即開始購屯軍糧。」
北平電

二二八、「美政府宣稱，否認日方以武力佔據之中國土地。」

二二九、又「二月十日美副領事林華德，因要公赴日本防區，爲日便衣隊毆辱……國務卿史汀生已令上海美領事館詳爲申報。」

二三〇、戰地參觀談 「某記者……今日上午偕中委方振武及救國軍司令張子廉上海各團體救國聯合會代表吳邁等，驅車往吳淞視察，車過眞茹，見空中共有日機三架，往來偵察，經我方軍士發高射炮轟擊，其第

三架卽應聲降落如叶狀，旋復向西一直飛去，蓋敵機發覺我方發炮射擊，遂詐爲中彈，以免我方再射，而乘此機會開足速率逃去也……記者車近吳松時，空中又有日機二架，盤旋記者車上，斜過時，卽以機關槍射下，如是者凡三四者，幸未射中；比入前綫指揮部，則翁照垣將軍方手按地圖，以紅鉛筆在圖上作記，方氏既見翁將軍，具致欽佩之忱已，遂陳述其守吳淞之意見（方氏前在濟南，嘗爲抗日健將）……略謂敵攻吳淞，利在速得，我保吳淞利在緩戰……使敵兵屢戰屢挫，再挫則其態度，將隨之而軟化矣，隨後又與翁將軍略論兵力配置之輕重，及攻守取捨之要點等等，嗣後吳邁律師代表上海各團體救國聯合會向翁將軍致慰勞之誠意，並謂全滬民衆，決與十九路軍共生死，誓無二念，翁將軍旋對在座諸人發言，謂鄙人奉命死守吳淞，至死不讓日兵侵佔，鄙人昨已令所部將

士，咸抱必死決心，以盡軍人守土天職，並謂我人苟不各殺至少一日人而後死者，死將不瞑其目，翁將軍言時，態度莊嚴，而一種英偉之氣，撲人眉宇，令人敬愛不已，至時吳邁律師大爲感動，突趨至翁將軍面前，屈膝叩首者再，謂代表全國四萬萬同胞，向將軍致敬意，並祝將軍馬到成功……翁將軍急扶之起……談話時，日機仍在空中盤旋，並擲彈三枚……聞日機見人數稍衆時，則擲炸彈，拋擲之數既多遂不能無偶中者耳，以之毀我民舍則有餘，以之攻擊我軍則不足，近且連威赫之力亦大減，蓋民舍已至燬無可燬也……記者偕方張吳諸君，步至第三道戰線視察，見其構築之完備，不勝快慰，方氏尤稱贊不止，謂此種戰壕，即經日軍炮彈一度炸壞，尙可用也；壕中兵士，精神煥發談笑自若，有開留聲機，或吹琴取樂者，想見態度之甯靜也；登炮台後，由胡煥然連長招待

……見防務極爲周密，炮彈儲藏極豐富，遠望三夾水洋面，有敵艦六艘，距離遠超一萬米突……又據胡連長謂，敵艦自晨間六時起，向我炮台轟擊至下午一時方止，所發炮彈約二百餘，實際上毫無效果吾人對此，殊覺滑稽；記者有所問，解答不厭其詳，其和藹之態度，無形中興起對我防軍敬愛之精神……二時許，始興辭告別……」

二三一、後方之援助 「航空新聞社消息，上海洋行華員；已趕製防毒面具五萬件送往前方。」上海訊：「聖瑪利亞女學畢業生柯慶君，年僅十九歲……近與中國紅十字會接洽，願担任前線救護工作，該會第二隊隊薛君，因柯年幼，不堪前方危險，改派任第二醫院任看護……」

二三二、十九軍鳴謝民衆 「全國各機關各公團各同胞海外各僑胞公鑒……敵軍守土有責，爲正義而自衛，兩旬以來，敵以雄厚之援軍，挾犀

利之槍炮，結果迭遭慘敗，不得一逞，此乃強甚則折，不義自斃，非敵軍所敢貪天者也。邇者迭接各界同胞函電，或予精神上之鼓舞，或予物質上之補助，熱情俠骨，益增感奮……敵軍將士，誓以最後一滴之血，洒在黃浦江頭，以副我愛國同胞之期望，堅持此志，以當謝忱……」

二二三、「吳縣地方治安會，覓定善人橋陳姓大坎平地，備作此次戰士葬地，名曰英雄塚，或稱壬申中日戰役戰死先烈之墓，已函知十九軍總司令部」異日春秋佳節，香花道上，仕女瞻拜，志士憑弔，盛景可想見矣。又必交相傳談，今日十九路功烈之偉，及展轉征誅之艱苦，而致慷慨欽仰之情於無既也，嗚呼，流芳萬古，與日月同光，此之謂乎？

二三四、倭軍續思猖獗 「上海訊：今日大隊日兵，由大號運輸商輪，每船裝二三千名不等……均到楊樹浦黃浦匯山大阪三碼頭上陸……用大批

卡車，分運至前綫。」上海電：日近因戰略關係，劃分四戰區，（一）虹口公園，司令部設前日司令部，（二）虹口公園至寶山路，司令部設寶山路日本飯店，（三）寶山路至嘉興路，司令部設蓬路日俱樂部，（四）由楊樹浦至吳淞，司令部設吳淞日本飯店。」

二三五、倭國人笑談 「據日文日日新聞云，最近在鄉軍人會及其他各方面，由海軍發給之腕章，聞常有不肖之徒以高價賣與中國軍隊，遂致我軍常有誤認爲日本人者潛入陣內，鎗殺邦人，聞賣價自十元至百元不等，貪錢者皆樂爲不止云。」又「上海電：日當局以此次日軍死亡過多，今晨，延日僧三人，赴張華浜，做道場超渡死者鬼魂。」

□二月十六日國聯照會日本

二三六、國聯嚴重照會日本 「日內瓦電：國聯理事會除中日以外之十二理事，今日下午送一強硬照會與日本政府，提醒其所負國聯會章第十款規定責任……內容係宣告國聯理事會不能接受中國目前之局勢爲已成事實，其所稱局勢當然連東三省在內，並提醒日本國家地位，既爲世界最強大之國家之一，應以高尚態度，順應世界請求，勿在上海及中國各地擴大事態。照會內又有一重要聲明，追述日前美國政府所稱凡以暴力或武力獲得之土地，不得保有一語，卽聲明理事會贊助此立場云云。」

又巴黎電：「法外交部已訓令駐日大使聯合英美向日本交涉，重向日府述明尊重公共租界現狀之必要。」又日文報載東京電：「日政對國聯總會之召集……已訓代表佐藤提出異議……」

二三七、寇亦驚我不易敵耶 「大阪每日新聞載：上海青岡特派員專電

云：我軍（日軍）二星期來，飛機大炮，不時轟炸，除民房化爲瓦礫之場外，而敵軍陣地迄未有一尺一寸之移動！……日間殆未見敵影，入夜則暗襲我陣綫，查敵之陣地，依照近代戰術所築，係半永久的暫壕，其複雜堅固，恰如歐戰時法國戰線之塹壕式相同，其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道防線，有密如蛛網之坑道聯絡之，構造之複雜，不易推摹，是以雖受大炮，炸彈之直接轟炸，仍無大損失；第一道防線，幅廣六尺，深約六七尺，上覆以鐵板與沙袋……在防綫之地上，僅露出野炮之炮身，上覆以堅實之鐵板……此種隱蔽塹壕，有無數之銃眼，可怕的機關鎗銃口，密如蜂巢；至對於機鎗之射擊法，步鎗之使用法，以及陣地攻守之作戰術，完全脫化中國式之戰爭，而爲某國式的精巧戰法，近代戰術之結晶體，誠使我軍無法應法矣……」（按日本民族最善於奴性的模仿，第其所以

有今日立足之基礎，亦幸有此種善於模仿；故一見人有擅長，即動輒以甲國乙國歸之，不知此種「小戶人家淺薄氣度」祇有爾倭奴民族能津津樂道而無愧也，令吾人聞之，安得不作三日嘔者！我國不幸內鬩數十年，然軍事經驗，當已非區區倭寇所可一望項背，以常情衡之，原無足異。

一三八、「長沙電：學生會議決，全體從軍抗日，請何健親率出發，劉建緒十七日赴湘南檢閱。」

一三九、日軍以小隊騷擾 「上海電：下午四時，江灣路方面敵約二百餘人，向我陣地衝進，我軍奮勇接戰，當場斃敵八十餘名，獲機關鎗四架。」又「下午二時日機四架，在閘北盤旋，我施放飛雷，日機大驚，逃去。」

二四〇、孫家宅敵全軍覆沒 「上海訊：張華浜附近日軍於晚間十時許，有步兵一大隊，攻孫家宅夏家橋之我軍，我軍……俟其到相當地點後，齊開來福鎗機關鎗及擲手溜彈……戰約五六小時……全數解決，我軍乘勝抗進，敵退錢家浜侯家木橋。」

二四一、倭國又一笑談 「中央社云：外人接東京電訊……長崎大連等處婦女，因其夫多被迫從軍，無辜犧牲，特集同志，組婦女索夫團，向東京政府索夫，遠近陸續加入甚多，狀如瘋狂，雖經當局善言勸慰，但均逗遛不散，婦哭兒啼，聞者悽絕。」

二四二、日極端蠻橫不惜破壞國際公約 「太平洋社云：下午一時三十分，黃浦碼頭，發見日軍五十餘名，全着白色軍服，短衫與褲子相聯，衣服形式，與工人號衣相同，嘴上俱載白色口罩。」又「上海電：軍部確

息，新開抵滬之日軍第九師團帶有大批毒品，我方已將面具等分發各將士應用。」

二四三、日猶欲增兵 「東京電：日陸相荒木與外相芳澤會商後，已決定訓令上海日司令植由，致最後通牒與蔡廷楷，如遭拒絕，則續派二三師團，蠻幹到底。」字林報云，日軍前運到坦克車六輛後，今日又上岸裝甲堅厚之坦克十輛，上裝習射迅速之輕炮機關鎗，此爲日軍第一次運到之優良坦克車。」又「榆關電：綏中日軍，強拉苦力，築飛機場，並搬運軍火。」

二四四、閘北虹口損失一萬七千萬元 「華盛頓電：據美調查家報告，上海閘北虹口此次被日破壞損失統計，閘北區有工場三百九十七家，損失七千三百萬元失業者有八萬六千人，虹口區工場有三百三十二家，損

失九千五百萬元，失業十一萬五千人。」

二月十七日上海二百萬市民甯願物質犧牲與日拚命到底

二四五、我炮隊開始轟擊毀敵防線 上海訊：「我方連日爲敵軍炮火之下之犧牲，已不可估計，我軍深以敵之殘暴爲可恥，故迄未以重炮還擊，自昨夜始，敵炮隊挑釁不已，我方乃亦以大炮還擊……」又「今晨炮戰結果，我炮台發砲異常準確，以日司令部爲目標，炮彈均中其要害，敵損失奇重，其第一二道防線，幾全爲我炮所轟毀，我軍乘勢進擊，陣地又有新擴展。」

二四六、三百萬市民擁護十九路軍作戰到底 「上海市民聯合會，代表滬市三百萬民，發表鄭重宣言，原文謂：『自暴日迷信武力……引起

戰禍，我十九路軍……血戰兼旬，屢摧強敵，我民衆敵愾同仇，抱甯爲玉碎，勿爲瓦全之心，爲我國家民族爭一線生機，各竭其力，爲我忠勇衛國之十九路軍後援，不圖在此……千鈞一髮之秋，執政諸公，忽有依違和戰之間，舉棋不定之勢，日人亦竟敢不顧廉恥，提出種種無理條件……夫物必自腐而後虫生，空穴來風，非爲無故，吾人苟抱定犧牲之決心，則公理終有戰勝強權之一日，物質損失猶其小焉者也，敝會敢代表滬市三百萬民衆，堅決作下列之表示：（一）非日軍先行退出中國領土，絕對無調和之餘地，（二）反對設立中立區，（三）擁護十九路軍武力抗日到底，（四）全國總動員，實行正當自衛，拒絕日方任何要求，以上四點，爲今日最低之要求，如果不能達到，而竟軟化，則此次上海千萬生命財產之犧牲，無異付之流水，國家興亡，在此一舉

，望我全國同胞……督促當局，一致奮起，勿令秦檜張邦昌輩復見于今日，國家幸甚，民衆幸甚，謹此宣言。」又「上海電：英使表示，和平已稍有進步……日態度已稍軟化，要求華軍退五哩，同時日軍退入租界，日艦退吳淞，但各團體均堅決反對，並訪顧維鈞，請勿輕試。」

二四七、民衆慰勞爭先恐後 連日海內外同胞捐款犒軍者，不勝舉述，茲敘一端，以見民意：「上海訊：昨在真茹見運貨汽車，相望于道，鎮上狹隘之街市，幾全爲此類慰勞車所擁擠，各種物品……如腳踏車機器腳踏車橡皮手套粽子等，均堆積如山，……又各界以前所贈之絲棉背心，開北前綫一帶兵士，均已穿着，加於原有武裝之外，以示軍民如心腹，訴合無間云。」

二四八、倭奴愍不畏死，又事活躍。上海訊：敵軍連日在張華浜附近趕築炮台一座，四圍用水泥造成，上架大小炮台數尊，又張華浜車站西軍工路之左邊，自十六日起亦設有野炮七尊，又據張華浜西唐家橋逃去之居民云，日軍駐重兵于肇家浜丁家橋一帶云。又電：「今日由吳淞進口之敵艦，計上午九時十分，有二十二隊一艦，至十一時十五分，有廿六隊二艦，至下午三時，有第二隊一艦。」上海訊：今晨，上海復到有日軍二千餘，登陸後逕往狄思威路，午後又到三千四百餘名上分宿裕豐，東華公大等日本紗廠，據確息日軍現在滬者，總計有三萬餘，聞尚有四萬餘，將陸續運滬，其軍隊之運輸，由日登輪，及抵滬上岸時，均在夜間，異常祕密。」又據大美晚報云「日陸軍飛機九架已運登岸上，日陣線已向江灣方面擴張，華軍已將通江灣之各橋拆斷，日軍現又在上海方面

築造飛機場一所，此爲開戰以來所築之第三飛機場，近二十四小時內，日機已見增多，在今晨計共有轟炸機十六架追逐機十架，另有九架，今晨向虹口方面飛去……」

二四九、日本青年不善和平愛鬥爭。「北平電：日本青年同盟迭向各國散佈，顛到黑白之反宣傳。」（按近日社會頗有一種傳說，謂此次戰事，完全被國軍閥之野心所造成，日本人民固非常和平也，此言果可信，則試問方我東省同胞慘號悲呼，浴血飲彈之際，日本倭奴，除舉國若狂，爭讀如雪片之號外，曾有何種表示？且據美國若飛行家潘邦，語人云：謂去夏在日時，外間已無人不知日政府即欲佔據東省，並已作軍事之準備。則日民衆又何曾稍有正當之表示耶？嘗聞有人比喻中日民族性云：中國民族性太善爲「獨幅心思。」故易受人愚；而日本民族性，則喜「自信

大好老」故吾人此次非給他一頓嚴重教訓，必不足以禁止日後之騷擾也。

二五〇、外人領港之爲毒 滬上領港計有西人，日人及華人等之分，且各有公會之設立，此次戰爭發生，日本大兵來滬，與日艦進口，苟吾國能早將領港權收回者，則若輩甯能進口？此次戰事初起時，上海日人領港，卽由該國海軍全部僱用，派駐各軍艦與各運送船上，供長期軍用，故能在吳淞口往來自如也，國人見之作何感想耶！

二五一、字林西報亦知華人文明矣 字林報今載短評云：「邇來各方紛紛評論近一二星期內所生之大事，容或有忽視閩北抵抗日軍後，華人心中所激發之情感者，中國軍隊一鳴驚人，以雙方軍械良窳之懸殊，吾人不得不欽佩第十九路軍官長士兵之勇敢，而同時數千難民，雖喪其資產

，生計垂絕，而仍不失堅毅不撓之概，亦令人不能相忘，……又中國士兵，除敵人外，對於中外人民，莫不和謁可親，卓然自重。……」（按字林西報向以譏諷華人爲事，今居然出此贊美之論評，亦堪尋味也。）

二月十八日三國公使調停絕望日發哀的美敦書

二五二、日態度頑強 東京電：「國聯行政會致日本之文，報界與政界似皆憤其專對日本而發，蓋文中含有曲在日本之意也；對付方法，今尙未決定，惟皆視行政會此種手續爲極不合規則；大約將不作覆，僅發表一文，說明日本之立場。」又紐約訊：「……日本在致國聯行政會之覆文中，將堅持其立場……政界視日本此種態度，乃欲無期佔據關北，以覓取在華之其他特別利益。」

二五三、和議破裂 申報息：「十八日上午九時，我淞滬警備司令部參

謀長張襄，應英公使藍溥森之約，在英領事官舍，與日軍參謀長田代，及日副領事白井會晤，磋商和平辦法，英藍使並未列席，日方態度強硬，威脅的要求我方將吳淞閘北軍隊撤退二十基羅米突，我方軍事當局，當以此次中日戰事，完全釁自彼開，我方爲酷愛和平起見，接納英使討論消弭戰事問題之請，乃彼反向我提出無理要求，業經嚴辭拒絕，雙方談判，遂告破裂，當時，日方並有提出哀的美敦書之口頭宣言云。「又國民新聞社云：「路透東京電稱：日方將致哀的美敦書於十九路軍，而蔣介石軍隊則不在其列等語……此係日方故意……引起誤會，且使世界發生一種印象，以爲日人……僅與一孤軍作戰。」又泰晤士報稱：「……倘中國先撤兵後，日軍願退出張華浜閘北一帶，撤回租界之說並非確訊；日軍在滬案切實能解決以前，決意留駐現在地點，不肯撤退，因此目下

在滬各公使對於停止敵對行動，和平解決之希望，據聞已至絕境。」

二五四、日哀的美敦書 十八日晚八時四十五分，以日本軍司令植田謙吉名義，向我十九路軍蔡軍長提出哀的美敦書錄述如下：「日本司令植田謙吉致蔡軍長通牒，本職基於欲以和平友好之手段，達到任務之熱烈希望，茲對於貴軍通告左開各件：

(一) 貴軍應即從速中止戰鬥行爲，於二月二十日午前七時以前，將現據之第一線撤退完了，於二月二十日午後五時以前，從黃浦江西岸，由租界西北端，連結曹家渡鎮，周家橋鎮，及蒲淞鎮之線起算，黃浦江東岸，由連結爛泥渡，及張家橋鎮之線起算，各從租界境界線，向北二十基羅米突之地域（包括獅子林砲台）內撤退完了；且在該地域內撤去砲台，及其他之軍事設施，並不新設之。

(二)日本軍於貴軍開始撤退後，不行射擊轟炸，及追來動作，但用飛機之偵察，不在此限，又貴軍撤退後，日本軍僅祇保持虹口附近之工部局道路地域(包括虹口公園之周圍)

(三)貴軍第一線撤退完了後，日本爲確認其實行起見，派遣有護衛兵之調查員，於撤退地域，該項調查員攜帶日本國旗，以資識別。

(四)貴軍對在該撤退域外，上海附近之日本人生命財產應完全保護之，此項保證如不完全，日方當採適當之手段。

(五)關於在上海附近(包括撤退區域)外國人之保護，容另商議。

(六)關於禁止排日運動，一月廿八日吳市長對於村井總領事之約諾，應嚴重實行。

關於此項，當另由帝國之外務官憲，對貴國上海行政長官，有所交涉。

如以上各項不能實行時，日本軍將對貴軍，不得已採自由行動，其結果所生一切責任應由貴軍負之；昭和七年，二月十八日午後九時，大日本帝國司令植田謙吉。

第十九路軍蔡廷楷閣下。

二五五、日方準備大戰 「上海訊：平涼路公大紗廠日陸軍司令部，今晨異常活動，日空軍將士，終日在滬江大學附近飛機場從事裝配近數日內運到之日飛機，又晨間有日軍沿軍工路絡繹前進，攜有馬拖之過山砲隊野戰軍用品等。」又「連日日方運來軍用品頗多，除火藥馬匹及鐵甲車等外，又有陸軍飛機六七架。」

二五六、全國商會反對與日構和 全國商會聯合會昨分電國府云：「……自一月儉（廿八）日暴日無故進攻閘北，我十九路軍……血戰兩旬，屢

摧強敵！我政府亦毅然遷都，……共謀長時間之抵抗……而國聯……最近亦單獨照會日本停戰，我國正宣抵抗到底，以求完全解決中日間之一切懸案，乃漸聞有退兵構和之議，如果成爲事實，則二十日拚命爲多事，萬萬之財產犧牲爲冤枉；……務必堅持下列三點：（一）日兵不完全退出全吳淞口外，不與談判調和。（二）上海非局部問題，不能單獨解決。（三）反對設中立區域，以上三點，實爲最低限度，如果不能達到，則甯爲玉碎。……中華民國全國商會聯合會主席林康侯等叩。」

二五七、全國一致抗日 南京訊：「中國決計抵抗日軍之侵略，不特在上海，且在於全國出此，可就頃由洛陽抵此某旅客之言窺見之；該客在火車中曾見津浦路與隴海路一帶，戰壕密佈如網，自浦口起北達徐州，然後西折達開封鄭州洛陽，蜿蜒數百里，該客曾謁見汪精衛馮玉祥李濟

琛，因是確知諸領袖皆抱抵抗日軍侵略之決心。」

二五八、召集二中全會 本社息：「洛陽專電：汪蔣有聯名電致中央，請於三月一日，召集二中全會，討論外交，軍事，財政，各項重要問題，地點在洛陽。」又訊：「十八日中常會，決三月一日，在洛陽開二中全會。」

二五九、滬各團體清付庚款 本社息：「此間日軍不顧國聯國際公法，以飛機炸毀全滬文化機關，此項損失，難以估計；全浙公會，昨日提出意見，徵求各團體同意，一致電請政府，停止日本庚款，並設保管委員會保管，恢復文化事業。」

二六〇、日亦漸認識我國軍隊耶 日本報知新聞十八日載：上海大槻特派員電云：「自一月廿八日夜半衝突以來，……中國……便衣隊之機敏

狡猾，以及十九路軍的猛烈抵抗等，與我輩（日人）在未戰前所預料「支那兵一戰即逃」的觀念，適成反比例，……原來中國南方軍隊，皆不明日本兵之威力，而彼等將校，又藐視我國（日本）之海軍，甚至將日本兵不放在眼中……其所以如此者，率因中國的十條軍隊教育精神，有以造成之也。（按軍隊教育共十條，其第十條爲：打倒帝國主義。）此十條，每日由將校口授兵卒，……因此各兵士均能奮勇上前，與敵軍對抗，所以今日吾人不但不可輕視其軍隊，且甚可供我軍（日軍）之參攷耳。」

□第三週戰利品小計

自十二日至十八日之間，日方以屢次失敗，尚須充分補充，故無激戰，致我方所獲戰利品亦頗寥寥焉。計

日機 擊落四架，擊傷一架。

野戰砲 奪獲八尊。

機關鎗 四架。

三八式鎗 千餘枝。

倭王賜與第七旅團克復中華旗一面。

又十四日奪獲：重要文件數包，機關鎗步鎗及其他輜重品無算。
斃日軍司令部參謀小右等數人。

斃兵二千餘人。

鐵血工作的第四週

二月十九日外部發表宣言拒絕日哀的美敦書

二六一、十九軍及市政府，已駁覆日司令植田及日領村井之哀的美敦書，大意謂：來函所指，均屬影響二國間一般關係之問題，當由本國外交部答覆。

申報云：『記者至十九路軍後方訪……宣傳組主任王志遠君及其祕書張君，叩以對日本哀的美敦書之私人意見，二君即發表如下之談話……』

一、……日方哀的美敦書之送出，既受命於東京政府，……以國際公法之眼光觀之……其宣戰書，必須向對方政府投之，……是原則上已無異消失其宣言之價值與作用，而同時欲使對方之責任，歸於某一地

方之軍隊負之，天下甯有是理？……不獨有違國際公法，且其終極，無異默認十九路軍已足與日本政府分庭抗禮矣。二、……開始攻擊者，已二十有二日於茲……莊嚴燦爛之都市，已成廢墟及瓦礫之場矣，何獨於此種情形以下，忽開始其所謂哀的美敦書者乎，其意豈以爲自此哀的美敦書送達之後，則前此不宣而戰之結果，致使中國人盈千累萬之生命，蒙其犧牲，與夫無量數之精神上物質上之損失，將將一筆勾消乎？抑以爲前此不宣而戰，而欲藉此向國際間保存其強國體面乎……抑必欲以爲從此之後，中國軍隊，將對此通牒無所置喙，而日軍將更有權利肆其殘暴，愈以摧毀華人之生命，愈加破碎華人之財產，而可無所忌憚乎，此吾人百思不得其解者也，三、……於啓釁之後，始送出其失當之哀的美敦書，則此書果能稱爲哀的美敦書與否，自成疑問

，而在另一方面之日軍，既肆其殘暴的軍事行動於上海，無日無之，在中華領土內之作戰狀態，隨地皆是，然則安用哀的美敦書哉？四、……哀的美敦書中所言，殆窮天下之笑話而已……十九路軍，所駐者爲中國領土，又何所用其撤退乎，十九路軍之守斯土焉，乃奉有政府之命令而來者，非得最高級之命令，無撤退尺寸土地之責也。』

二六二、外交部今日晨發表宣言云：

日本在滬軍隊，利用各種戰爭利器，繼續向閩北吳淞轟擊，歷時二旬之久，致中國無數無辜人民之生命財產，蒙受巨大之損失，猶以爲未足，復於十八日下午八時四十分，由司令植田致最後通牒於我十九路軍長蔡廷楷，要求中國軍隊應於本月二十日下午五時前，自其現在防線向公共租界東西二方，各完全撤退至廿基羅米突以內，所有一切之

炮台，及其他軍事設施，均一律永久卸除，同時並由日駐滬總領村井以同樣通牒送至上海市長吳鐵城氏，查日本政府恆宣言維持中日和平，而在國際盟約第十條之下，又曾担負尊重並保存國聯各會員國領土完整，政治獨立，最近國聯行政院曾致請求書於日本，忠告其對中國採取緩和之行動，乃竟提出如此出人意料外之過當要求，不但對中國國民予以重大威脅，且實係對國聯之威權及非戰公約及九國協約等協定之尊嚴，予以直接之挑戰，此種之要求，實危及中國主權及國格，中國地方當局，無論其具有何種避免流血之誠意，要絕對不能受日軍隊憑藉其多數之援兵，及最新之武器，殆將重新從事大規模，與更橫暴之攻擊，彼對於一切和平之呼籲，均充耳不聞，惟一決心，卽在作戰，中國在滬駐軍爲保衛中國土地計，迫不獲已，亦惟有從事自衛

奮鬥到底而已！

二六三、各界請張學良出兵討倭 上海電：『各團體於十九日推熊希齡王造時張亞元左舜生，即日赴平，作秦庭哭，促張學良出兵收復失地，馮少山王溪良劉陸民赴京，謁國府要人，請即令張出兵討倭。』

二六四、日方增援情形 上海電：「敵軍今日在楊樹浦公大紗廠築炮台三座，倭兵又到一師團，有大炮廿尊扶梯二百架。」又青島電：「在青島日人百名將赴滬作戰。」

二六五、倭兵破壞海道交通 本社息：「吳淞口外，之警燈，……已由海關調查確實，爲日人所偷，因有一蓋在新開河安澤日艦上，一在浦中南岸白色日艦上，對於海關交涉置之不理……」

二六六、滬戰難使用毒器 本社息：據化學家萬事先氏之觀察，滬戰爲

短距離之戰事，不合用毒氣，且應用毒氣者，自身先受其害，苟帶面具，則妨害作戰行動，正給我軍良好之機會，且滬地吳淞江灣方面，地廣人稀，海風甚烈，氣候又潮濕，皆不利於使用毒氣……軍隊之死亡，據歐戰統計，僅及死於鎗炮者有二十分之一，因毒氣傷，較易治療也。

二六七、倭人無恥宣傳 日內瓦電：「日本代表國，今晚發表一文，內稱上海華人大多數，及許多外人，均願十九路軍離滬，因該軍態度甚爲危險也，該軍內有許多共產份子，國民政府本議遣散之，今乃置于上海周圍，而靜觀其行動云。」路透社：「……此項宣言，深惹上海人士之憤慨，尤以軍界爲甚，據十九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楷，對記者談話，謂此類宣言，徒足以損日內瓦日代表之聲譽，世界外交史中之任何宣言，從未有作如此不顧羞恥之謊語者……外國教士，當可證明，去年九

月七日八日在江西興國擊敗共產黨軍隊者，實爲我十九軍將士……我軍作戰，係服從中央政府之命令與指揮……故派來之援軍，皆歸我軍指揮。

二六八、各國表示 紐約電：「美國國務卿史汀生，照會中日雙方，要求保護租界僑民生命財產。」又聞：「英美二領事今日下令虹口楊樹浦及沿黃浦江各該僑民，一律乘本國軍艦，離開上海。」至法租界當局，則決守中立，據上海電稱：「法租界納稅華人會，近日迭接各方來函，詢問法租界當局，有無縱任日兵通過，致使居民不安情事，華董黃金榮張嘯林杜月笙對各報記者發表談話，略謂：『法租界當局，已表示嚴守中立。』」

二六九、日國內恐慌 據最近調查：「自中日開戰以還，日本國內經濟大起恐慌，日內閣發表失業工人一百三十萬增至二百萬人……而日軍在

滬失利後，民衆皆反對日兵作戰。」

二七〇、顏代表在國聯痛斥日暴行 今日日內瓦國聯會，公開會議席上，中日代表大啓辨論，首由我方代表顏惠慶博士申說，略謂渠已將各種電報送交行政會，來電詳敘日軍在不宣而戰的事態中，種種暴行，並報告上海日軍數逾四萬，江中軍艦多至四十，日軍開放達姆彈，造成上海恐怖局勢，及繼續利用公共租界爲作戰根據地等事，顏博士又痛斥日本加於保衛上海忠勇的第十九路軍之謾言，又謂英國駐華藍公使所發起中日司令間之談判，已無效果，而日本現已提出星期六日期滿之哀的美敦書，大戰即在目前，將有十萬兵交戰，此種情勢，不堪默視，故請行政會立即考慮，而實施保障方法，以阻止日軍攻勢行爲，日軍自己不作相等之撤退，而強中國軍隊在領土內撤退二十基洛米達，其目的何在，中

國司令已聲明其所統軍隊遵守長官命令，而抵抗侵略矣，數日前行政會曾致文日本，請其和緩行事，日本在世界輿論之前，實負有不勝計量之責任，乃日本有何答覆耶，攻擊耳，哀的美敦書耳，繼續不斷之侵略耳，繼日代表佐藤答覆首先宣讀關於日飛機在公共租界擲落炸彈，致有生命喪失，及英國因此抗議事之文，謂此乃可爲扼腕之偶有事端，日人對此已向英當局道歉，繼對辛博森所致日機轟難民收容所之抗議，謂因其四週有鐵絲網障礙物，飛機誤會，致有此錯，可爲扼腕，而日本對顏博士所言，必須正式抗議，日軍用達姆彈及毒氣之說，實不確，日軍從未用及，雖日俄戰爭，亦未用及，今乃或用過烟彈，顏博士指日軍爲侵略者，始終先開攻擊，日本於此，亦有所保留，日軍被迫始用武力以自衛，從不欲攻擊，除不可免，至加於十九路軍之指摘，日方已得當地情報

證實之，顏博士請行政會設法制止敵對行爲，實則日方已盡力停止敵對行爲，而欲得停戰辦法，此種努力，徒然無效，余將說明日軍何以被迫處於現有地位之原因，但余先須說明目前局勢所以造成之由來，彭古議長已宣稱，行政會因中國之申請，欲將此問題之研究移交議會，余不知此決議案之內容，但覺行政會行將以此事交議會辦理，故此次乃余對行政會所可發言之最後一次，余茲續有說明，庶議會可知此案之各種事實，余現所言者，爲此問題發生之由來，遠東所有禍害及吾人所受苦楚，皆發源於中國，並非如此間諸國爲有組織的國家之事實，吾人所須應付之國家，爲內戰不絕法治全無之國，此言之痛心，但不幸確爲事實，設吾人所應付者爲文明國家，則吾人全部應付方法，將異於是，不妨訴諸公斷或任何他種方法，以求解決，在十三年前，中國加入國聯時，中國

爲有組織的國家，但自加入國聯以後，中國已瓦解矣，內亂發作，軍閥互爭，不能保護外僑，於是他國亦被迫採用不施諸文明國家之方法，今日如吾人責備侵略行爲，則須責備他國對華以同樣行爲，行政會必須表示對於先日本而行之同樣行爲，究有如何之責備，他國覺此種行爲乃唯一方法，因國聯不能運用會章於其對華之各種關係中也，吾人唯一旨趣，在保護吾人利益，若撤回上海軍隊，是放棄吾人在華之全部權利也，此乃任何政府所不能爲之事云。佐藤復引上海進出口貿易之數字表示占第三位，繼又曰：國聯既不能設法援助吾人合法利益，則吾人合法利益，唯有自行保障之耳，（聽衆有不平聲，議長以錘擊案止之）行政會應知如何依照時局之真相，謀取充量而有效之解決方法，關於國聯致日本之申請文，余尙未接到政府覆電云，繼言及滿洲獨立國之宣佈，謂此事不

得不言之，因在議會集會討論此種事件以前，渠將不再有發言之機會也，先須說明者，獨立名詞，在遠東之意義，與英法美所之解者不同，名爲獨立實則等於自立，故滿洲目前地位，實爲自主形式耳，日本對此運動，實予援助，並同情，因日本在滿受累已多，覺此運動可解決其困難，而使日本和平生活，得發展其利益也，日本不能接受可危及其在滿洲所投資本之任何政局，俟中國再成有組織的國家時，滿洲或可作再與中國成立關係之辦法，但此乃將來之問題也，當日方依允九月三十日國聯議案時，日方本擬將其軍隊撤回議定之區域中，但時局發展迅速，出人意外，且異尋常，故形勢現已視前大變矣，至抵制日貨事，與日本人民過剩之苦楚，及美洲斐洲禁絕外人入境後，日人移居他處之困難，其言曰，日本在十三年前，曾在國聯謀取大改善，但終覺處處以閉門羹相待

，日人現被逐於中國，而貿易摧毀，吾人在滿洲無土地野心，俄日戰爭後，日本未嘗不能兼併滿洲，但仍交還中國，不因中國爲俄國祕密與國，而遂斬不交還也，吾人所欲者，乃欲爲尊重門戶開放原則之日人得有和平與良好行政，可使任何人共同開闢廣大富饒的土地之自由園地耳，吾人不能放棄滿洲，此爲日本生死問題，外蒙之絕跡於中國地圖，國聯曾有抗議否乎，然而外蒙已全去矣，吾人已聲明無土地野心，國聯在責備日本在滿行爲以前，必須調查外蒙事件，至於上海，吾人僅有自衛之一念，俟吾人利益獲有保障後，吾人即準備撤退，而使中立軍隊保護吾人利益云。顏博士答云日軍哀的美敦書僅有數小時，即將限期屆滿，佐藤發此長論，費去時間，其故可知，但渠對於日代表所發之侮辱言論，不得不駁斥之，日代表指中國爲紊亂無法紀之國家，此爲譏謗之詞，佐

籐言及有組織的政府，試問海陸軍可狂妄行動之國內，可謂爲有組織之政府否乎，蘇俄奪外蒙古，係國聯成立以前事，今謂國聯可辦理此事，甯非荒謬，日代表一面指中國無政府而非有組織的國家，一面又主張與無組織的國家直接談判，不欲將此問題交國聯辦理，此種態度，實相矛盾，中國內戰，大半出於日本之陰謀，日本常資助甲黨以攻擊乙黨，日本目的與他國不同之處，世界可由此見之，他國目的在保護中國，而日本則始終以挑撥亂事爲務也，要知中國之團結一致，未有如今日者，統兵大員，前曾彼此齟齬者，今則聚首一室，共禦國難矣，日本向國聯會請求何種保護乎，日本現佔中國土地二十萬方哩，炸上海南京，而謂請國聯保護，此直笑談耳。又云今請行政會行其所應行之事，謂四小時大流血將開始矣，吾人請行政會立即決議，日本已聲明無土地野心，但吾

人在朝鮮未爲日本帝國之一部份時，已習聞此語矣，佐藤否認日人挑撥中國亂事，謂日本僅欲得和平與秩序耳，日本聳成亂事之說，殊不可信云，議長彭古以其流利口才請佐藤延緩哀的美敦書之期限，俾可爲謀取解決之餘地，並謂渠已決定召集議會、但亦不忽視日代表之言，當行政會致申請文於日本時，深知日本陸海軍之偉大力量但亦知停戰須出於日方，因日軍在中國土地上也，吾人單申請日本者，因日本爲一強國，且就種種觀念點言之，日本乃一大國也，吾人現有大戰爭之威嚇，吾人未忘日代表關於會章第十條之宣言，今若日本不欲退去大戰場，得勿與其宣言抵觸乎，日代表自謂準備交與中立軍隊，是已提出一種建議，故渠迫切主張延緩哀的美敦書之期限云，英代表倫登德立贊成彭古之言論，謂危險的時局，刻在發展中，其嚴重不堪言狀，今所請於日本者，既非

公訴，亦非裁判，延緩哀的美敦書期限，以挽慘禍之請，渠深爲贊同，吾人尙未喪失英國等促進和平的談判當可成功之望也，意德西三國代表皆發言贊成延緩哀的美敦書之期限，西班牙代表並問日，世界和平何往乎，國聯會章何往乎，佐籐答稱，有一事可能者，停戰必雙方爲之，行政會應以同樣力量請求於與日軍對敵之人民云，彭古乃謂渠希望佐籐用最快速度發出急電，行政會所以先抗求日本者，因哀的美敦書發自日本，故延緩其期，亦繫諸日本也，但如哀的美敦書能以擱置，渠準備以同樣力量與同樣壓力向兩國請求云，彭古請在滬有代表之政府發出申請書，希望擱置哀的美敦書，彭古旋宣讀行政會議案，其中要點，爲行政會雖有將此問題提交議會之決議，然仍繼續維持和平之工作。

□二月二十日日下總攻令大戰開始我軍勝利

二七一、戰事重心在江灣 十九日晚我方駁覆之答文，既達日方，二十日晨七時二十分，日下總攻擊令，日方並不將我方答文內容宣佈於其部屬，即以海陸空全力，向我江灣吳淞閘北等處進攻，我方對此次敵軍之進攻，早有充分之瞭解及準備，故敵進犯時，我方前線將士奮勇沈着抵抗，毫不退讓，是以敵雖全力進犯，攻擊竟日，結果終被我軍擊退。是日戰事以江灣方面爲其重心，因自日下總攻後，即以飛機六架，偵察我陣地，投擲炸彈，八時許，敵兵三千餘以坦克車二十餘輛掩護，攻我江灣之西體育會路，激戰肉搏至十一時許敵不支退却，死亡枕藉，約八百餘人同時有坦克車四輛，中我地雷炸毀；下午一時敵又以二千人二度來犯，然而初次士氣已餒，欲振不得，卒被我迎頭痛擊，向後潰退，下午五時許，大連路方面，敵陣地內忽然火起，敵以爲我襲擊，四散奔逃，

我乘勝追擊，先鋒隊竟直至平涼路，迫近日軍司令部，同時引翔港方面，有十三處，因受敵硫磺彈故而起火，彼時火光燭天中，有十餘輛卡車，滿載日軍屍體，運往楊樹浦，可見日軍死亡之衆。晚七時敵三度來攻，激戰至九時，又不支，我奪獲戰利品甚多。敵之戰略，側重江灣，其目的，不過企圖斷我軍之聯絡，但在吳淞方面，於上午八時半，亦以敵艦三十餘艘開始向我吳淞炮台進攻，同時並派飛機在空中擲彈助戰，炮聲隆隆，竟日未停……而我方僅陣亡士兵七名而已，同時在沿蘊藻浜方面，亦有大隊日兵，攻我陣地，我略與抵抗即佯退，敵以爲我放棄陣綫，遂突進五六里，至廟行鎮地方，計有三千人之多，我前線之左右兩方軍士當即將其後路切斷，敵遂全數被圍，刻將全數解決，時得某方息謂，此處日軍被圍後，日本海軍，急令吳淞口外日艦兩艘，開蘊藻浜，發

炮助戰，連續二十餘嚮，均不能命中，遂用硫磺彈，對岸上亂射，民房之火起即因此也。江灣吳淞既實行總攻，敵同時（晨九時許）又猛襲閘北八字橋，天通庵路荊家宅橋，西寶興路，並用飛機，大炮，坦克車，掩護步兵衝鋒，虹口靶子場，及狄思威路日軍兩炮基地，發炮竟日，一無效果，反被我軍將狄思威路敵炮基轟燬，同時天通庵路我軍又乘勝追擊，敵炮兵因無步兵抵禦，退却，當被我奪得過山炮六尊，敵之司令部遂亦爲我佔領。八字橋處敵用十餘輛坦克車，掩護步兵二千人進攻，我即以手榴彈觸發地雷，燬敵坦克車二輛，傷亡無數，又息，獅子林炮台，今日上午擊沉敵艦一艘，擊燬二艘，蘊藻浜方面，擊毀一艘。」

二七二、大美晚報之公論 二十日大美晚報之社論，其要點有六：「（一）日本在滿洲侵略行爲，實爲此次上海形勢緊張之原因。（二）日本之誤

認虹江一帶爲日本之領土，實爲現在一切衝突事件之發源地。(三)因日本提出要求之後，上海工部局始宣佈戒嚴令。(四)日軍判決錯誤，走入中國境界，實爲真正戰爭之起點。(五)日本在華界天空擲彈，以及種種暴厲行爲，非但在華界，並波及租界上之華人，遂造成日本不可赦免之處境。(六)及至現在，因日本陸戰隊，開始之失利，致日本不得不調使大隊人馬，遂使中國遭遇非禮無狀之要挾。」由此六項已俱見外人對於滬案，屈日而直華矣。

二七三、敵不諱無用 大版每日新聞社載：「敵(指我軍下同)之野炮隊之射擊，意外正確，我(指日下同)陸戰隊不慣巷戰，遂遭極大的犧牲，且敵常以機鎗向我裝甲車之前衝鋒，我若亂射，則敵軍沉默，而我軍以爲可放心進前，敵乃乘機衝出，又中其計，此種奇妙戰術，常使我軍有

意外之死傷云云。

二七四、僧人五千自願擔任救護 上海閘北大覺寺主持慧明，憤日暴行，願重涉紅塵，率五千弟子，担任前方救護。噫！此次暴日內侵，外世高蹈之士，猶激越奮起如此，足見對外戰爭，民族興亡攸關，非挾巨資，避租界所可已也！？

二七五、敵機又被我擊落 晨間日軍用海陸空軍全力，向我進攻，敵飛機，即於七時起飛，往吳淞江灣閘北，等處，偵察擲彈，顧因避我高射炮故，飛行甚高，所過濫投炸彈，死於敵彈之平民，計六人，傷者十五人，日人殘毒，可見一斑，幸我高射炮使用靈活，當於大場，廟行兩處擊落日機二架。

二七六、鐵血將領之通電 十九路軍將領發出通電謂：「國民政府各省

軍民長官，全國民衆公鑒：暴日蔑視我國家政府，以挑撥造謠之卑劣伎倆，違反通例，單獨向本軍致蠻橫之最後通牒。本軍惟以銖血答覆之，軍人報國，粉身碎骨，是分內事，大戰開始之日，即本軍授命之時，使一卒一彈猶存，暴日決不得逞，惟願全國朝野上下，人人懷必死之志，引偷生苟免爲無上恥辱，團結一致，前仆後繼，則本軍之犧牲，爲不虛，伏屍流血之戰士，必含笑於九泉矣。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楷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及師旅長同叩。」

二七七、滬中委四項請求 留滬中委會議決定四項請求（一）電請張學良率兵出關討日，收復失地，帶罪立功，（二）電洛陽政府迅速辦理抗日事件，（三）推孔祥熙等赴前方慰勞各軍，（四）電中央准第四路軍假道來滬援助。

二七八、英美兩國行動積極 「倫敦電：英內閣組成滬事特別委員會，其人員爲保守黨領袖包爾溫，財政大臣張伯倫海軍大臣孟賽爾外交大臣西門殖民大臣湯木士，印度事務大臣賀爾，衆皆默認外交公文之時日已過，此後所爲，必含有一種實在行動，海軍後備兵已奉令準備，據華盛頓消息，前陸軍部長巴克與哈佛大學校長洛威爾等諸名人，上書胡佛總統，主張美國應表示如國聯取任何經濟計劃以恢復和平，願與國聯合作，且謂美國按照凱洛格非戰公約之規定，義當出而干涉，又據波士頓傳來消息，哈佛高科專校之哈斯教授，現發起抵制日貨運動。」

二七九、「日內瓦電：滬領團第三次報告今日到國聯，內容係敘述此次和平談判決裂經過。」

二八〇、京息：「外部對埴田通牒已向日使提出嚴重抗議，內容略謂，

日海陸空軍在淞滬肆意攻擊已久，竟再欲向蔡軍長提出無理要求，實屬無理已極，并聲明日軍再行進攻，中國軍隊必仍竭力抵抗。」

□二月二十一日日繼續總攻又失敗

二八一、敵軍繼續總攻又失敗 「上海訊：今日自晨至晚，仍向我江灣

吳淞炮台全線繼續攻擊……，上午十一時許，在廟行鎮八字橋，擊落敵

飛機兩架，下午三時許，又在劉行鎮擊落一架。」又「江灣方面血戰竟

日，炸毀敵坦克車二輛，奪獲機關鎗廿餘挺。」又「今午十二時，江灣持

志大學內之日軍，約七百餘人，經我軍先以重炮轟擊，繼以大隊猛衝，

雙方激戰至爲劇烈，我軍另一部隊由後抄襲，將敵全部包圍，戰至下午

五時，敵七百餘人，全被殲滅，無一生還。」又「今日午後十二時半，忽

有日艦二十一艘，向我獅子林炮台同時開炮攻擊，二時許又有日飛機二十架向我炮台擲彈，均失效用，我軍用大炮高射炮還擊，三時後敵退，斯役日艦被我擊沉一艘，而我則毫無損傷。」又「大陸報云吳淞方面，日艦夕張被華軍炮彈擊傷。」又「北四川路橫濱橋日本小學日軍司令部，今晚又經我軍發砲中着，頓時起火。」

二八二、外部發表否認東北一切組織宣言 南京訊：「二十一日晚，發表宣言云：東三省向爲中國領土之一部，凡有僭越，或干涉該地之行政權者，卽爲直接侵害中國領土與行政權之完整，查民十七十月四日國府組織法第一條規定，國民政府總攬中華民國之治權，復查民國二十年六月一日公布之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其第一條明白規定，中華民國領土爲各省及蒙古西藏，其第三條且進而規定中華民國永爲統一共和國，

凡此根本大法，均曾在東三省及其他中國各省正式頒布者也，更進就國際法言之，則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要爲一切主權國家所必具之要素，而中國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則復經國聯盟約第十條及九國公約第一條所保證，不第此也，去歲九月三十日國聯行政院關於東案決議之第二項，即稱日本政府宣言，對滿洲無領土野心行政院認爲重要，其第五次復聲稱，行政院知悉中日雙方代表，已經保證，謂雙方政府將採取一切之步驟，以防止事件之擴大及形勢之更加嚴重，此項決議，固爲日本所接受者，嗣後十月廿四日，行政院第二次決議之第三項，及十二月十日行政院第三次決議，均曾將上旨反復申述，十二月十日之決議，固又爲日本所接受，其時中國代表，且曾爲下列之聲明，中國對於日本之一切計劃，意欲引起政治性之糾紛，以影響中國領土行政之完整，如鼓

動滿洲獨立運動者，均將認爲違犯其避免形勢加重之承諾，乃日本當局不顧一切法律國際協定與國際信義，於非法侵略東省後更謀在該處建立所謂獨立政府，且竭其全力，強迫中國人民違反其個人自由意志，以參加此種傀儡之組織，國民政府對於日本此種不法之舉動，已曾屢次爲鄭重之抗議，今特再行宣言，凡東三省或其一部份之分離或獨立，與乎東三省內之一切行政組織，非經國民政府授權或同意者一律否認之。」

二八三、日國內情形 東京息「日軍敗訊，迭次傳至國內，各黨意見不一，政友會以民政黨內閣上台，對於東北無進展計劃，侵滬又失敗，頗形不滿，社會黨反對侵華尤烈，朝野黨派，正在積極謀倒閣行動。」

二八四、美國輿論 「華盛頓電：美國政府方面及民間輿論，對於美國在經濟上抵制日本一事，其演進情形，至可注意，國務院及白宮接獲函

電，爲數甚夥，謂日本如仍堅持贖武態度，則美國當與之斷絕一切關係，其中有前陸軍部長威爾遜及大學校長多人，均提出請願書明白請求商同國聯會，與日本斷絕商務關係，截至目前爲止，國務院贊成干涉，似較甚于白官。」

二八五、意德輿論一斑 「羅馬電：意大利各報對於遠東事變，初時袒護日本，現皆明斥其非，敢言報載稱，日本干涉之舉，除思侵略滿洲外，無他理由可言。」又柏林電「波爾森報以中日戰爭比擬英法百年戰爭，而法卒成爲統一國，以全力抵抗外敵，全行恢復失土，該報之意，遠東或將有與此相同之發展，故日軍縱佔據上海，戰事亦決不致終止，美國現沉機觀變，非至日本與中國久戰而疲弱後，不欲出而干涉云，又伏錫志報亦載有社論，批評滬局，亦謂日軍縱在上海獲勝，戰事不特不能終

止且恐將更轉劇烈云。」

二八六、倭軍又鬧笑話 「我軍第二百五十九旅，在揚行附近擊落日機（849號）一架，甲種戰機中隊長田中墜死，尙有機槍兩架，五十磅炸彈一枚，在該隊長身上搜出銅板一個，上有羅漢像，並有文字，其意爲賴神保護等迷信字樣，其懦弱怕死有如此者。」

二八七、日艦載兵赴宜 漢口電：「日艦比良號二十一日載兵二百餘赴宜，尙有七艦留漢，陸海軍共千餘，日租界戒備仍嚴，居留民請撤沙包電網，亦未實行，警備部竟函各軍在日租界比連地段，士兵勿攜帶武器，其荒謬顛預一如東北武人！」

□二月二十二日日全線潰退

二八八、前方戰訊彙記今晨日軍集中二萬大軍，猛攻我廟行鎮，一萬人

進攻我江灣鎮之正面，六千餘人攻我八字橋，竭全力向我衝擊；我軍沉着應戰，激戰至下午五時後，敵大部份在江灣之北，廟行鎮之東，金穆宅，被我軍全部包圍，餘衆全線總敗却，我軍乘勝追擊，斃敵無算；計廟行鎮敵死三千餘人，燬敵坦克車二輛，俘獲敵鐵甲車一輛，野炮二十餘門，槍械無算；江灣敵傷亡千餘名。

二八九、倭人又鬧笑話 下午二時，日機三架在市政府附近散發偽傳單，冒用中央黨部名義詆毀十九路軍，藉以離間，今抄錄如下，亦可謂倭國無奇不有之笑話也：「第十九路軍，不奉黨國之命，獨擅向日軍開釁，藉使良民受塗炭之苦，實屬無理已極，本黨絕對反對與日軍開戰，打倒第十九路逆軍，國民黨中央黨部。」又據「上海訊：自日本歸國華僑云，日本政府，向民衆宣稱日軍在滬大獲勝利，現進攻南京，故不得不增

派兵力，但軍隊家屬，均認爲有意欺騙，乃於增軍出發之前，邀集家屬千餘人，赴陸軍省請願，以不得要領，卽集婦女千餘，齊赴車站，坐臥鐵軌上，阻其出發，而陸軍省仍下令開車，碾斃百餘名之多云。」

二九〇、又有日援軍到滬。「有東京出發之春日丸長洋丸，今日下午五時到滬，載日軍四五千人。」上海訊，據回杭之留日學生云，自中日開戰，日本全國之商業停頓，男女失業工人，在一百萬以上，各界均反對上海增兵，若戰爭延長，必有大亂發生云。」

二九一、英國內意見亦不一 倫頓電：「華兵之戰鬥性向爲人所輕視，今竟若是堅忍不屈，實出人意料，衆皆爲之驚訝，嘖嘖稱奇，日軍現遇甚堅強之抵抗，事實日見顯露，衆望此或可使日人提出溫和之要求，而因以與中國締成一種協定，熟悉遠東大局之英人，現皆注意日本因作大

規模戰爭消耗之國弊，衆信如華軍能再堅抗數日，則東京必作『第二思想』戰事之慘烈情形，英國雖爲感動，但據最有勢力各機關之意見觀之，英國決計不牽入戰爭漩渦，現各方運動反對實施國聯會章十六條，以免對日實行經濟制裁，各報多載社論，謂英國方脫離財政紊亂，當竭力避免大規模之海陸軍戰事，蓋此舉除摧殘遠東英國之商業外，且將耗費金錢數百兆磅也。惟自由黨各報仍促勿顧後果如何，而對日實行制裁，孟却斯德指導報痛詆國聯諸政治家『太無胆量，不敢試行制裁，轉以自困！』彼等緩柔寡斷，致不能集合世界之公論以抗日，而反鼓勵日本軍閥肆行無忌云云。」

二九二、大批美艦逗遛菲島 大陸報云：「美國舉全國之海軍空軍，集合檀香山，舉行大操，業已多時，照原定程序，在三星期前，卽將開回

原防，現以上海發生戰事，仍滯留檀香山，靜觀時局發展，按會操艦隊，共有戰鬥艦十六艘，驅逐艦約四十艘，其他各式軍艦五十艘，飛機母艦四艘，計算航程，其戰鬥艦及最快之小艦苟自檀香山啓旋，一星期即可到滬云。」

二月二十三日軍政部遷洛

二九三、日軍敗後尙圖掙扎 「上海訊：江灣方面，爲敵第九師團左翼，午時第九十二聯隊，向我陣地進攻，我軍於敵進至三百米達外，以大隊衝出敵有不得已而應戰者，有見勢凶猛棄械而逃者，未及一小時已衝至敵戰壕，當奪得機關槍二架，斃敵第九聯隊長西尾少尉及兵士百餘人，。」又「晨四時許，日軍殘部約三百餘……向北四川路口我軍陣線……以大炮猛轟，我軍間亦略加還擊……六時許……忽由集合而作散兵線

藉坦克車之掩護向我衝鋒，我軍……以手榴彈機槍等，向其猛烈掃射，敵坦克車二輛擊毀，斃敵百餘人，餘衆……向後潰退，以坦克車二餘在後掩護，斯時我軍……又將此二坦克車炸毀……奪獲步槍七十餘枝，機關槍一架……」又「晨十時，南泗塘河西徐港巷黑橋等處，日軍八十餘名，迫該處鄉民爲引導……至揚行，爲季家橋南孫家宅三其宅之我軍瞥見……敵行過三其宅，已抵泗漕廟時，我軍從其背後突出，以步槍機槍掃射……劇戰四十分鐘，敵援軍不至，全部解決。」又「晨江灣吳淞及八土橋一帶……敵機十餘擲彈助戰，經吾軍……當場擊落一架，機身有冰字字樣，又下午與吾空軍激戰……敵機一架被我擊落。」

二九四、敵又有援軍祕密到滬 泰晤士報云：「據駛過吳淞各船主言，見有日本二運艦，今日進口……停在張華浜京滬鐵路碼頭，有陸戰隊二

百名，陸軍四百名騎兵百餘名登岸，並有軍火及工兵所帶之小船及竹梯等甚多。」又華盛頓電：「日本駐美大使出淵今日通美國務卿史汀生，日政府已決定派遣援軍赴滬，其理由因日本欲免目前局勢，益增嚴重之故。」

二九五、日軍用意險惡 上海息：「日利用紅十字爲護符」凡屬一切違反公理不顧名譽之言動，日軍無不爲之；如屠戮無罪商民，故意轟炸難民收容所，鎗殺紅十字會會員劉祁瑞，使用國際禁用之達姆彈，且在國聯誣蔑我國爲無秩序無組織之國家，稱我軍爲危險分子，此類事實不勝枚舉，邇者更利用紅十字會之護符，衝入我陣地後隨日軍之大部同時佔領我陣地，我國如抵抗，則彼謂我國違犯國際公法，打死紅十字隊引起國際之憤慨，我軍如不抵抗，則彼爲先鋒引導大隊佔我領土殺我同胞，

我十九路軍蔣總指揮當即函請吳市長提出抗議。」又息：「漢陽輪在吳淞外開行駛進浦江之際停在石頭沙日艦七艘，中有魚雷艇兩艘，一爲二十二隊，一爲二十六隊，鑒漢陽開船彼亦駛來追踵而行，將近吳淞時，趕至漢陽船畔發炮轟我炮台，一連猛開七炮，日艦所以冒到漢陽以前者完全借後尾英商輪船的掩蔽，使我炮台不敢回炮，即使還擊，其着彈，當在漢陽船上，其手段之惡毒，行爲之卑鄙，實欲移禍於外人耳。」

二九六、外人目擊日人暴行談 「大美晚報息：該報主筆薩格萊謂：予今日視察江灣跑馬場，歸而不能無動乎中，以見所見賽馬盛況，中外仕女，熙來攘往，在日光明媚下，作競馬之戲，今晨所見一片慘毒而已，予入場處，陳屍纍累皆予所目擊其慘死者，日軍司令部官報，常謂爲伏兵或爲間諜，是耶？否耶？予不欲置辯，但其中有婦女焉，有孩童焉，

婦女彈從背射入，所着棉衣亦爲軍刀所洞穿，孩童滿身彈痕，鄉農裝束者，亦積屍於地，地爲血染，若輩服裝不類軍人，婦女孩童更無論矣，意者此卽日方所認爲伏兵耶？蓋司令部及日使館中人常告我人謂，日本海陸軍非對平民作戰，亦非對中國政府或政府軍隊作戰，僅與廣東之十九路軍作戰而已，是則此輩無辜良民，當爲十九路軍所喬裝，惟死者知之而已矣，今安從起而爲之對證耶，屋宇被焚比比皆是，更爲予所目覩，日軍縱火，手術精妙，無出其右，看台下焚餘之殘體在焉，予步上看台，見步兵一隊，準備向江灣鎮肉搏，亦駐足與予同觀慘劇，其時農舍正在焚燒，火光熊熊，成爲被虜之火裏逃生者之佈景，一軍官牽一農裝者來，向日光下站立，但見軍刀一閃，刺入人體深及刀柄，而其人倒地矣！如是者一人復一人，更有身長而可愛之童子，日軍解脫其縛強按兩

屍面俯地，日軍官六手鎗齊發自背而下彈痕纍纍，鎗聲息，彈子罄，轉側地上之人旋亦不動，另一人繼遭同樣命運，予不忍更觀，遂行。」

二九七、日寇焚燬學藝社，上海息：「上海北四川路底中華學藝社，社員大半爲留日歸國之士，自九一八事件發生後，該社社員等對於救國工作，進行甚力，日人恨之刺骨，此次日既犯滬，其海軍第一司令部係設於該社對面聞於一月二十九日日海軍司令部曾遣海軍及浪人多人，破門入內，搜索搗毀，旋加貼日本海軍司令部封條於大門而去，二月二十二日，我軍進攻北四川路底，日軍大敗，於退却時，縱火將該社焚燬，查該社藏專門圖書甚多，約值二十餘萬元，社員寄存專門圖書約值十萬元，此外所存社員交來付印之著作稿件數十種，又該社祕書社會教育專家馬宗榮氏，十數年來所搜集之社會教育專門書籍千餘冊，均成灰燼，誠

爲我國文化上之又一大損失也。」

二九八、女士贈詩慰征人 婦女捐助軍用服裝會成立後，趕製應用衣物，致送前方，七歲小兒十三歲孺子，亦均能踴躍輸將，閨閣仕女所製之絨繩背心頸圈等，均繫有勉勵將士小詩，彌可珍貴，摘錄之如下：

風雪入新春，干戈起瀉濱，心長嫌綫斷，聊慰出征人，（陳彩珍織題）

織此織物，聊表寸衷，慰我將士，暖我兵戎，守土盡責，爲國効忠，殲厥醜類，克奏膚功，（陸均瑞）

一針一綫密加工，送至軍前慰有功，勿忘禦寒并禦侮，閨闈救國與人同，（施淑雲）

秦大觸天河，傷心奈若何，歡騰與壯士，累唱凱旋歌，（胡淑卿）

士庶慶彈冠，倭奴膽盡寒，只因雪國恥，眞箇斬樓蘭，（胡幼卿）

二九九、軍部遷洛 南京電：「軍政部於二十三日遷往洛陽，京滬防守事宜，統交馮玉祥陳銘樞持主。」

三〇〇、「倫敦電：外相西門今日午後，倏然起程赴日內瓦，蓋不欲稍延時日，致失去聞世界大事之機會也，法國新總理泰狄歐，意外相格蘭第，明日皆可抵日內瓦，德總理白魯甯亦或將親自與會，而美國出席軍縮大會之總代表則已在日內瓦矣，西門外相挾有英政府幾經考慮之意見，參與此會，今日第一最緊要之問題，厥爲遠東時局，英國對此政策，以停戰爲目的，英國準備與國聯外之美國或國聯內之任何國合作……」

三〇一、「溥儀表示接受僞國位號，僞都決定在長春。」

□二月廿四日美對日發表宣言指斥日本行動破壞兩種公約

三〇二、戰况一瞥 廟行鎮方面今日晨一時倭軍敗退，斃敵二千七百六十三人我方獲步槍數百枝，手提機關槍數十架，午時敵增援，復激戰，我用大砲掩護，步兵大刀隊衝鋒，敵支二三小時即後退，聞此次激戰日方某營長陣亡云。至江灣方面，日因前日失敗後，於江灣滿佈地雷，今日晨日向我挑釁，我軍出壕應戰，相持一小時，日軍詐敗，我軍追擊，用手溜彈猛擲，觸發敵埋地雷，轟然一聲死敵百餘，我軍乘機追擊，因告大捷，下午一時金穆宅，殘敵爲我全行肅清，晚八時許，敵偷襲江灣鎮東北之某村，經我軍奮勇應戰，斃敵百餘，奪獲步槍一百另五枝云。

三〇三、敵軍增援窺內地 今晨倭寇，第十一師團先頭部隊抵滬，五千名在張華浜岸，又据東京電，荒木陸相鑒於滬事失敗，決派陸軍往援，今晨在內閣議決准派一師團於本日下午八時十五分出發。「上海電廿四

日有日艦五艘，由滬駛經瀏河，利用煙幕彈掩護進駛江陰；」「江陰電，日艦五艘窺崇明。」

三〇四、各國態度之一般 美國務卿史汀生，今晚發表強有力之新宣言，指斥日本在上海周圍之軍事行動，史氏重申美政府對於中國維持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政策之決心，委婉指責，日本在滿洲及在揚子江流域之行動，乃破壞凱洛公約及非戰公約。史氏對於滿洲新獨立政府之組織，認為直接破壞九國公約所保障之中國領土及行政上完整之原則。並謂各九國公約及凱洛公約早經忠實遵守，即不致發生中國目下之局勢云。又據紐約電國務卿史汀生接日本續派援軍赴滬之急電，乃決議重申美國在遠東之政策，史氏已與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任波拉密商此文，預料今日可日發表，聞其要點為重申一九一零年海約翰所定開放門戶政策之順序

云。又據「紐約時報」息胡佛總統，對於促請美國應表示與國聯合作實施任何經濟制裁計畫，以恢復中日間和平請願書，擬不加拒絕，亦不加接受，僅正式聲明收到，按署名於請願書者有前陸長巴克，及哈威大學校長洛威爾諸名人，又聞有參議一二人主張抵制日貨云。」至英國方面，則有工黨及工會領袖，昨日發表宣言，勸各國與日本斷絕經濟與外交關係，以促日政府停止上海軍事行動，此文係工會聯合會各執行委員與工黨及國會工黨之全國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聯合署名，並聲明係代表英國勞工全體意見，內容建議國聯各會員國與非戰公約各簽字國悉行撤退駐日大使，以逼日本停戰，倘此種警告不發生効力，即請英政府在國聯大會提出對日經濟絕交與財政絕交，蓋中日已及戰爭狀態，關此事日本應負完全責任也。

三〇五、「据確息，真茹電台已遷至安全地點。」

二月廿五日留滬中委啓程赴洛出席二中全會

三〇六、全線血戰我軍勝利 「上海電：今日上午七時，敵用大砲向我吳淞猛轟，我軍亦開砲還擊，至九時許，張華浜敵司令部被我軍砲毀，敵參謀□□中彈陣亡。」又訊：「公大紗廠日本營及司令部被我軍砲彈擊毀。」又申報息：「……廟行一役……雙方作戰之烈，實爲開戰後之第一次，日軍陣亡者死尸山積，據埴田無線電報東京云：二十四日夜，廟行之戰，日本陣亡之軍官，計大尉八名，中尉十二名，少尉五十七名，按大中少尉，卽係營連排長之職，軍官死喪如此，則其兵士之喪亡，更可知矣。」八字橋方面，今晨敵千餘名用大砲掩護，以鐵甲車三輛向我八字橋衝鋒，被我軍手榴彈炸毀一輛，激戰一小時，敵不支而退。」

又申報息：「廿五日下午六時，敵向江灣廟行等處取猛攻勢，以坦克車數十輛掩護衝鋒，並以重砲猛轟我陣地，我俟其衝近，即與之肉搏，未幾，我伴敗，誘敵至江灣鎮與廟行鎮間之小場廟地方，我軍即採大包圍形勢，敵衝鋒十餘次，終不得逞，至廿五晚十時餘，擊斃敵一千七百餘人，奪獲槍械等戰利品無算。」

三〇七、「華北軍委請李鳳洲試驗製造飛雷。」北平電。

三〇八、留滬中委赴洛 留滬各中委電：「南京何部長敬之鑒，……：政
府所派之援軍，亦陸續開到，……：最後之勝利信必我屬，……：又滬中委
已通知趕程赴會矣。……：」又電中執會云：「全體在滬中委，請趕程赴會
，並已與吳市長會商起程辦法矣。……：」

三〇九、日增援侵華 上海電：「最近日軍部已派大批援軍來滬，其新

派部隊，並非如外傳二師團而已，日帝國主義者，爲擴大侵略計畫，連日正在祕密會議，全國總動員在歐美各國家行動前，以長江各要隘爲根據地，日政府曾召集海陸空幹部會議，派菱刈來滬預備出動軍隊，約十萬左右，以陸軍爲主力，海空兩軍扶助現對天津漢口兩處已將發動。我已有準備。」又本社息：「白川大將，今日就新職之前，曾覲見日皇，白川所就何職，東京祕不公布，大約乃上海日軍總司令職，蓋該地日軍不久將有三師團之多也；白川爲最高軍事參議之一，曾參加俄日戰爭，一九二一年在西北利亞統帶第十一師團，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統帶關東軍，一九二七至二九年曾任陸相。」又青島電：「日郵船長春丸二十五晨八時由大連來青島，載俄軍三百七十五名全副武裝，未下船，聞此項俄軍，係久經戰陣之軍，爲日關東軍司令借調赴滬助暴之用。」申報息：「日本

續派十一師團來滬，昨日上午，又運到三千名，均在張華浜上陸，並有大批軍火，下午又有日本第三十隊魚雷一艘，於一時五十分進口，亦裝到日兵近千名，經駛進黃浦之大版碼頭上岸。」上海電：「敵軍有一師團到滬，人數一萬五千，尙有一萬五千本星期內可到滬，又今晨十時，日母洋丸進口，裝來軍火四百餘箱，泊黃浦碼頭。」

三一〇、日照會美國 大美晚報云：「日政府由其駐華盛頓大使照會美政府，謂其增援赴滬，乃因上海之安甯，須將危害該城之華軍逐出大砲射程以外云云。」

三一、美國遠東政策 華盛頓電：「……官場謂美國對於遠東之態度，可於史汀生致波拉函中所稱：『吾人堅力擁護門戶開放原則與九國公約。』一語見之，史氏並謂：九國公約之締結也，中國時方發展其自由

制度，而各簽約國亦願拋棄可干涉中國之任何侵略政策云。紐約晚郵報評論史汀生此函，稱爲：『最近十年中美國政府政策之一最重要之宣佈。』……又華盛頓電：「史氏致波拉之函，切實聲明九國公約之『自制的條件』中有美放棄其建造戰艦之領袖地位，並約定美國不再增加甘姆島與斐列濱之防禦工程，今欲修正約文，而不注意此種允諾，實不可能。」又東京電：「日本輿論對於史汀生波拉之函，認爲一重大之錯誤，足興無量之害，而無裨益，日人曾否認違背九國公約，故以爲此函不特將激起全國之憤慨，且將堅固上海華軍之抵抗力，而增日軍擊退十九路軍以安定大局之困難。」

三一二、英不再派艦來滬 倫敦電：「海軍部史丹萊在下議院答議員之問，謂不再派艦前往上海，……」

三三三、日對外貿易入超 東京時事新聞云：「據大藏省發表，二月中旬全國主要十六港對外貿易概算額，輸出二千七百六十八萬五千元，輸入三千八百四十二萬七千元，輸入超過千零七十四萬二千元，自本年一月以降，合計入超額達七千五百二十四萬五千元，主要商品，輸出銳減，財政前途，不堪設想。」

三三四、蔡軍長談話 上海電：「據蔡軍長語路透記者云：……一月廿八以來，我軍作戰傷亡僅二千，但人民死傷有六千，如日軍侵犯不止，戰爭勢將延長。」

三一五、美召回駐日大使 紐約電：「美國務卿史汀生，已發表聲明，召回駐日大使以促其覺悟。」

□第四週戰利品小計

坦克車 擊毀十二輛

鉄甲車 奪獲四輛，擊毀一輛。

野戰砲 奪獲二十餘尊。

過山砲 奪獲六尊。

飛機 擊落八架。

機關鎗 奪獲一次三架，一次二十餘架。

步鎗 奪獲一百七十五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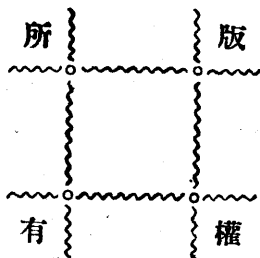
軍艦 擊沉二艘，擊毀四艘。

又二十二日廟行之役奪獲槍械無算。廿五日廟行之役亦奪獲鎗械無算。斃參謀數人，又据植田向東京無線電台報告擊斃下級軍官已有七十七名。

。（實際當然不止此數。）



A541 212 0015 2337B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出版

滬案真相二編

定價實洋二角

編著者 蘇高中電訊社

印刷者 文新印刷公司
蘇州西中市

發行所 小說林書社
蘇州觀前

代售處 各省大書局

97

0.50

7